

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之研究

王雅芳*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探析跨國婚姻女性結婚來臺的動機、其國家認同狀況為何以及探討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因素為何。研究者首先依文獻歸納出國家認同之三個層面：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作為訪談大綱編製之參考；繼之，採取質性研究的途徑，並選取三位不同國籍的跨國婚姻女性為訪談對象，在三次個別訪談中蒐集廣泛的資料，獲致以下的結論：跨國婚姻女性結婚來臺的動機與母國環境有關，通常為經濟因素，而且結婚來臺的動機深受介紹人的影響，讓其對臺灣充滿憧憬。其次，跨國婚姻女性對臺灣的國家認同度高；其在族群認同方面，非常在意別人的眼光和刻板印象並且對族群的認同呈現雙認同狀態。至於，文化認同方面，跨國婚姻女性努力學習臺灣的語言，學習方式則因環境而異；困擾的是，對臺灣的祭拜文化並不熟悉。再者，跨國婚姻女性在制度認同方面均贊同健保制度，並且認同健保制度為其醫療帶來便利。最後，研究發現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主要因素為其生育子女，有無身分證對他們認同臺灣的程度都沒有影響。

關鍵字：國家認同、跨國婚姻、認同

*中正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 博士生

電子郵件：azaleawang0629@gmail.com

收稿日期：2021.01.31

修改日期：2021.05.11

接受日期：2021.05.27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Women in Cross-Border Marriage

Ya-Fang W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women in cross-border marriage to come to Taiwan, the status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women in cross-border marriage. First of all, the researchers summarized three levels of nation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ty,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 outline of the interview, followed up by taking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and selecting three cross-border marriage women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s interviewees. In three individual interviews, the researchers collected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ing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ross-border marriage women's motivation to marry to Taiwan was related to the hom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motivation to marry to Taiwa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ntroducer. Second, women in cross-border marriage had a high degre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and they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and stereotypes in terms of ethnic identity. Furthermore, they had a dual- ethnic identity. For cultural identity, women in cross-border marriages studied hard in Taiwan's language, and the way they learned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What is troubling is that they were unfamiliar with Taiwan's religious worship culture. Moreover, women in cross-border marriages agreed with the healthcare system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and agreed that the healthcare system facilitated their medical care. Finall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women in cross-border marriages were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identity card had no effect on their recognition of Taiwan.

Key words: Cross-border marriages,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壹、前言

近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政府對外政策大幅開放，跨國婚姻已是一股潮流，隨著臺灣社會結構之轉變，經濟之蓬勃發展，全球化之發展趨勢及亞洲地區形成之跨國人口流動現象，婚姻結合也朝向「商品化跨國婚姻」發展(夏曉鵠，2000)。依據移民署統計資料顯示，截至108年底，跨國婚姻男性為21,850人，跨國婚姻男性為168,886人，顯然跨國婚姻女性已成為一個既普遍又特殊的社會現象。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指出，我國跨國婚姻女性至103年3月底合計158,154人，其中以越南籍居多，印尼籍位居第二。108年6月底我國外籍配偶人數達54.9萬人，若按國籍別觀察，以大陸地區配偶34.5萬人(占62.8%)最多，越南籍10.7萬人(占19.5%)居次，二者合計占82.3%；在教育場域中，新住民的議題持續受到關注，因為研究者本身為教育人員，面對許多的新住民媽媽，引起研究者對於跨國婚姻女性的強烈研究興趣。

其次，根據新聞報導或研究者於學校社區觀察，跨國婚姻女性常利用返鄉探親之機會逃婚，或藉口出外工作，獨留丈夫和小孩殷殷期盼，造成高風險家庭頻傳，故跨國婚姻女性對於國家認同如何？此乃本研究之研究興趣二。

接著，蒐集相關文獻，關於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相關研究仍少，且對於國家認同的研究，大多以量化研究為主；故本研究欲以質性研究深入探討跨國婚姻女性的國家認同議題。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為：1.探析跨國婚姻女性結婚來臺的動機為何？2.探究跨國婚姻女性的國家認同狀況為何？3.探討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因素為何？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之相關問題，以下就國家認同內涵與相關研究進行說明。

一、國家認同的內涵

因全球化所形成的人員流動現象，個人並不一定只歸屬於一個國家。個人的原鄉故土與其居住國家已經不一定是同一的，而可能是分離的。這使個人已不易由單一的國家歸屬來確認自己的身份(陳朝政，2002)。

國家一詞就學術定義而言，是指在某一領土上的政治單位，同時具有該國籍的國民並由政府負責制定法律規範，還必須獨立於其他國家的權威之外。易言之，國家是由領土、人民、政治制度和主權這些必要條件形成的(彭懷恩，2000；謝若蘭，2006)。

Smith(1993)在其《National Identity》一書中提及，任何國族實際上都同時具有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兩種模式中的特徵，一為「西方的、公民的模式」(western or civic model)，強調成份有具歷史意義的領土、法律政治共同體、擁有法律政治平等的成員以及共同的公民文化與意識型態；另一則為「非西方、族群的模式」(non-western or ethnic model)強調宗譜與血統關係、全民動員、方言、習俗與傳統。他亦歸納出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所含有的五項構成要素(Smith，1993)：具有歷史意義的領土或家鄉；共同的神話與歷史記憶；共同的民眾公共文化；所有成員共享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地域間流動成員的共同經濟體系。

江宜樺(1998)認為「國家認同」有三種不盡相同的用法。「國家認同」的第一種用法是表示「一個政治共同體與先前存在的政治共同體是同一個政治共同體」，也就是指涉一個國家的延續性與同一性問題。「國家認同」的第二個意義表示「一個人認為自己歸屬於那一個

政治共同體，並且指認出這個共同體的特徵」，這是目前使用「國家認同」一詞的主要意義。第三，國家認同還可以指涉「一個人表達自己對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有何期待」，也就是說「一個人究竟贊同哪一個國家且願意支持哪一個國家？」換句話說，國家認同有三種不盡相同的意義，一是政治共同體本身的一致性；二是一個人認為自己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的辨識活動；三是一個人對自己所屬的政治共同體的期待，或甚至對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的選擇。國家認同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一個主體同時受感情與理性兩個力量的牽引，國家的選擇也是如此。有些人將國家的選擇視為情感性的終極價值，它代表一種心理的感情取向，一種歸屬感。另一方面，有些人對國家的選擇則是基於理性的利益考慮，視國家能帶給他何種現實利益(吳乃德，1993)。

江宜樺認為，認同一詞為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身在時間及空間上的存在」，但此一過程不僅包括個體自我認識過程的主觀了解，也包含他人對此一個體自我存在的認識；依此脈絡來看，國家認同可以定義為個人對國家的確認與歸屬。但由於國家概念的多面向特性，使得國家認同至少涵蓋了血緣與宗族關係的族群面向、鄉土歷史情感的文化面向、與主權政府下公民權力義務關係的政治面向等(江宜樺，1998)。此外，基於國家認同是一種多面向的概念(multidimensional concept)，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族群血緣關係、歷史文化傳統與政治社會經濟體制。因此國家認同可以在概念上化約成三個主要層面來探討－「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族群認同」指的是一個人由於主觀認定的族群身份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一體感，但是族群的一體感可以被想像力創造出來，而這主要是藉助文化認同的力量。

「文化認同」指的是一群人由於分享了共同的歷史傳統與記憶、習俗規範，從而形成了某一同體的歸屬感。「制度認同」指的是一個人基於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有所肯定所產生的政治性認同。因為個人的差異，自然會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形成方式，這顯示了國家認同的內在多樣性(江宜樺，1998)。

另外關於族群認同的討論，大致有三種方式：第一是分析族群認同的構成要素，如共同的起源、文化、習俗、宗教、語言、體質特徵等。第二是分析族群認同的發展階段，描述其由晦澀污名、而反省自覺、而堅定投入的歷程。第三是分析族群認同的不同類型，例如對自我族群認同程度的高低，以及對他族(優勢族群)認同程度的高低，將之區分為雙認同取向、雙疏離取向、本族取向、他族取向等類型(張建成，2001)。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國家認同多面向的觀點，本研究將國家認同定義為：個人依理性與情感的基礎，對國家的領土、人民、語言、習俗、文化及政治經濟制度等，所產生的一種歸屬選擇。最後本研究綜合上述學者的論述並參考江宜樺(1998)對於國家認同的三個層面概念，將國家認同區分為：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等三個層面，作為訪談大綱編製之參考。

二、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之相關研究

以下針對相關於本研究主題之研究發現進行說明，以作為本研究訪談大綱與綜合討論之參考。

葉孟宗(2004)針對十六位跨國婚姻女性進行主題式訪談，探討「跨國婚姻家庭之跨國婚姻女性及其政治社會化與國家認同研究」，發現他們之中有十五位嫁來臺灣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原生母國的生活環境貧困，謀生不易才決定嫁到台灣來；一位則是自由戀愛而嫁來臺灣。而他們嫁來臺灣的管道大多數是透過親戚朋友或仲介介紹來臺灣的。根據葉孟宗(2004)的研

究，十六位跨國婚姻女性的婚姻生活狀況及適應情形大部分不錯，有十四位與其家人都能和諧相處，且滿意目前生家庭狀況，他們認為臺灣讓他們有安全感且習慣臺灣的生活方式。從葉孟宗的訪談過程中發現，研究中的跨國婚姻女性其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會影響他們的家庭因素是電視及老公。因為這些受訪的跨國婚姻女性每天都會收看連續劇及電視新聞，但他們對於政治議題並不會主動談論，除了選舉到了在看到新聞的報導後會稍微談談外，他們似乎較關心如何能多賺點錢及一些平常的家務事。跨國婚姻女性參與社會網絡，大都是以家庭和少數朋友來往為主，他們的家人大多數都不會反對他們和朋友往來，少數會因為擔心他們受騙而提醒他們要小心，但即使如此，跨國婚姻女性的社會網絡仍是非常單純，仍以家庭和少數朋友為主。來臺時間長短對其政治社會化的影響，根據訪談這十六位跨國婚姻女性發現，不論是來臺灣二年或十一年，對於臺灣的生活方式都非常的習慣，他們喜歡這個地方，認同這個地方，但他們對於政治議題根本不會在意，在政治意識缺乏的背景下，也不知要如何談起，僅有少部分受家人的影響，但與來臺時間的長短並無直接關係。

郭銘森(2005)針對雲林縣臺西鄉之大陸與跨國婚姻女性為對象，探討「異國婚姻對我國社會與國家認同之衝擊」，發現來臺時間長、生育兒女數多、婚姻快樂且幸福美滿者對於家庭認同、社會認同都沒問題，對於國家就愈能產生認同感。此研究中，受訪的三十七位大陸與跨國婚姻女性，對於家庭認同皆持肯定的態度，不論他們當初來臺的原因為何，在進入夫家後皆能在短時間內學習家務或工作，並養兒育女融入整個家庭裡，對於公婆相處、配偶溝通、子女教育、飲食生活等多能適應很好。對於家庭認同上百分之百皆持肯定的態度。究其原因，不外乎(一)傳統民族習性：因外籍與大陸配偶多居住在鄉下，大都務農或勞力勞動為主，自小養成刻苦耐勞精神，嫁來臺灣以後較能適應生活。(二)東方社會結構：東南亞國家女子大都以父系體系為主，本身都有從事家事及工作，再加上出異國自有心理準備，故能很快適應生活。(三)經濟因素：外籍與大陸新娘嫁來臺灣，大部分受家庭人口眾多家境貧窮，為改善家庭經濟有其不得不的需求。(四)個人及家庭因素：東南亞國家本身國內經濟不佳，就業困難家計負擔重，因此想到經濟較好且所得相對高國家工作，因出國工作受員額限制，以結婚方式較易取得工作並改善經濟環境。在三十七位外籍與大陸配偶中，對於社會認同有二十六位持肯定的態度，這些外籍與大陸配偶大多來台超過十年以上，與左鄰右舍及其他朋友關係良好，且婚姻相對美滿幸福，此外亦會鼓勵其兄弟姊妹來臺居住，可見其滿意臺灣社會之生活狀況。在國家認同方面，此研究發現，若臺灣與中國大陸發生爭端或衝突，不論外籍或大陸新娘皆持支持臺灣的態度，因為他們居住在此，他們的丈夫及兒女皆在此，這也意味著外籍與大陸配偶早已建立相當程度之國家認同。來臺時間長短對於大陸與跨國婚姻女性之家庭認同、社會認同、國家認同呈現正相關。生兒育女數對於家庭認同、社會認同、國家認同有關聯。生育兒女數少或不生育對於家庭認同比較沒問題，社會認同還好，但對於國家認同卻不知如何回答；生兒育女多者，對於家庭認同沒問題、社會認同很好，愈能對國家認同，愈願意參與投票等政治活動。婚姻快不快樂對於國家認同、社會認同、國家認同三方面呈現正相關。亦即婚姻不快樂者，對於家庭認同有問題、社會認同還好、國家認同則不知如何回答。反之，婚姻愈幸福者，對家庭認同沒問題、社會認同很好、愈能對國家產生認同。

徐瑞霽(2006)以蘆洲市四名外籍新娘為研究對象，在研究中發現，他所訪談的四位外籍新娘嫁來臺灣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在故鄉娘家的經濟生活窮困的狀況，透過仲介管道嫁來

臺後，期待改善娘家家境。而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仍是以家庭經濟問題及本身適應與孩子的教育問題較為棘手。在鄉土認同方面，徐瑞囊(2006)發現四位外籍新娘對於臺灣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繁榮都非常喜歡與滿意，也不會後悔嫁來臺灣，同時也努力經營家庭生活，並且已經將自己看成臺灣人了。雖然無法以程度高低來判定她們的認同度，但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她們喜愛並認同臺灣的，尤其更有人提出非常珍惜嫁來臺灣的幸運。他們也一致認為，臺灣的生活比她們的原母國好很多，賺錢也更容易，不僅自己過得好，又可以照顧到娘家。因為婚姻狀況美好，生活適應情形又佳，相對影響到她們對臺灣的喜愛，更有意願留在臺灣，增強其對臺灣鄉土的認同感。由訪談中得知，接受訪談的四位媽媽，都非常積極用心地學習中文，深怕無法與人溝通，不能適應臺灣社會，更擔心無法協助教導孩子。如果在溝通方面沒問題，很快能融入臺灣社會，那相對的就會想去瞭解臺灣，進一步認識臺灣這塊土地。根據徐瑞囊(2006)的研究發現，對外籍新娘而言，原居地的生活是困苦的，而回娘家的負擔也很重，另一方面，她們認為在臺灣日子過得也不錯，而且結交朋友又沒問題。因此，在娘家推力及臺灣拉力的互動下，增強了她們對臺灣這塊土地的喜歡和認同感，疏離了與原居地的感情。

葉佩芸(2008)使用問卷調查法做為研究工具，來進行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跨國婚姻女性年齡、母國國籍、教育程度、生育子女數、來台時間長短與是否領有身份證均會影響其國家認同。

楊濬璋(2011)根據十位嫁入臺灣雲林縣地區的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的訪談紀錄，發現跨國婚姻中的家庭變項在政治社會化的角色最為重要，其中影響她們對臺認同的關鍵因素是小孩的誕生，為了教養子女，加深了新移民女性留在臺灣的意願，家庭經濟富裕與否、來臺時間的長短，並不影響她們對臺灣的認同。而受訪的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期望藉由遷移行為，來改善原生家庭經濟匱乏的情況。

陳迪萱(2017)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十位女性新住民，得到以下研究結果：語言程度及口音影響新住民對臺灣的認同；臺灣的生活條件比母國好，對社會、文化認同帶來的衝擊較低；家庭倫理關係對國族認同的影響最大；身分認同是一種保障自己權益及確認自己存在的意義。並且新住民在臺灣的認同和家庭倫理關係、教育、身份證取得、自我的發展機會及社會歧視之間有密切的連結，若要再一次選擇嫁來臺灣，女性新住民並不會因為國籍、種族文化認同類型而影響其選擇，受訪者當中有三位不願再嫁來臺灣的原因皆因為家庭不和睦及婚姻破裂，此研究者認為跨國婚姻的生活適應才是女性新住民在做抉擇時的主要考量因素。此近年研究也是有別於10年前的研究，闡述出家庭及婚姻不和睦因素造成不願再選擇臺灣婚嫁。

由以上的研究結果發現，經濟因素是吸引跨國婚姻女性來台的主因，夫家家庭的支持度、婚姻幸福度及生育狀況也是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一大因素。並且，搜尋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對於跨國婚姻與國家認同的研究，發現缺乏博士論文的研究結果供參考分析。

叁、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目的在探析跨國婚姻女性結婚來臺的動機為何？探討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因素為何？探究跨國婚姻女性的國家認同狀況為何？與分析跨國婚姻女性的國家認同是否因為其母國國籍而有差異？透過深度訪談作為資料蒐集的主要方法。以下就研究方法、研究

參與者簡介、資料蒐集、資料分析、研究倫理做說明：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考量跨國婚姻女性的文字閱讀力較弱，故採用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針對不同研究參與者分別進行訪談，以獲得研究資料。

二、研究參與者

因研究者服務學校過去為新住民火炬計畫之重點學校，目前學校社區內跨國婚姻女性比例偏高，且無跨國婚姻男性。家長中的跨國婚姻女性來自的母國統計，也符合前言所示之內政部統計處資料，以越南籍、印尼籍、大陸籍為主；為使研究樣本具有代表性，獲取較多的豐富資訊，故研究者採立意抽樣，以三個母國國籍家長當中，選取來台時間最長者為訪談對象，其相關基本資料如表1。

表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化名	母國 國籍	本身 職業	先生 職業	年齡	結婚來 台時間	子女數	是否入 國籍	婚姻狀況	教育 程度
阿鑽	越南	茶苗 人工	賣茶 或貼 紙印 刷	31	12年6 個月	3	是	夫妻與公 婆小孩同 居	國中二年級
阿惠	印尼	打零 工	工廠 上夜 班	30	11年	3	是	夫妻同住 無公婆	國中三年級
阿光	大陸	家管	茶農 茶商	32	10	3	是	夫妻與公 婆小孩同 居	國中三年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資料之方法為深度訪談；依據文獻資料將國家認同區分為：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等三個層面，依據以上層面編製訪談大綱，茲將訪談大綱條列如下：

- (一)結婚來臺的故事為何？目的？有機會會介紹朋友或姐妹嫁來這裡嗎？
- (二)你覺得你的外表看起來像哪一國人？為什麼？
- (三)你會希望外人從外表將你看成哪一國人？
- (四)是否努力學好中文？中文程度如何？
- (五)和臺灣家人溝通常用什麼語言？和其他同鄉朋友溝通用什麼語言？
- (六)你了解臺灣的哪些節日？節日有何習俗呢？

- (七)臺灣有哪些制度(例如:健保制度或教育制度等)你覺得與原來的母國最不同？你最喜歡哪一個制度？
- (八)如果臺灣和（越南、印尼、大陸）發生戰爭，你支持那一國？
- (九)你愛臺灣嗎？
- (十)你認同哪一國？
- (十一)有無身分證對你有何影響？
- (十二)你覺得你是哪一國人？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之資料，於資料編碼中加註資料蒐集日期及受訪對象。如「阿鑽/190510」，即代表研究參與者阿鑽，於2019年05月10日接受訪談的紀錄。

五、研究倫理

本研究基於倫理的考量，在資料的蒐集與訪談的過程，均徵求受訪者同意全程錄音。為了保護研究參與者，相關研究資料的呈現，全部以匿名方式處理，受訪者提供的資料均予以保密，不得交與他人使用，僅為本研究之用，以避免造成受訪者的資料曝光，有損個資。

肆、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透過訪談三位不同國籍的跨國婚姻女性，以了解跨國婚姻女性結婚來臺的動機、國家認同狀況、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因素及分析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因素。茲將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一、跨國婚姻女性結婚來臺的動機

(一)跨國婚姻女性來臺動機與母國環境有關

受訪三位跨國婚姻女性發現他們結婚來臺的動機差異很大，而且與母國的整體生活環境有關係，經濟因素更是首要，此結果與徐瑞霆(2006)和楊濬瑋(2011)的研究結果相似：

我來臺灣是想要改變原本家庭的經濟和生活，而且臺灣這裡的教育比越南好。
(阿鑽/190606)

阿惠也提到會結婚來到臺灣的原因也是與經濟有關：

聽說臺灣這裡工作比較容易找到，比較有錢可以賺，我就想說去介紹婚姻的那裡試看看。(阿惠/190606)

而大陸籍的阿光會結婚來臺的原因和以上兩位越南和印尼籍的受訪者迥然不同：我會嫁來臺灣不是因為人家說的因為錢，那是因為我老公原來在大陸和人合股開工廠，別人介紹我們認識，才談戀愛的。而且我覺得臺灣很遠，大陸和臺灣的經濟和條件沒有差很多。.....而且我嫁到這裡比原本住的地方不熱鬧。(阿光/190605)

受訪者結婚來臺的動機顯然跟母國的環境有關聯，印尼籍和越南籍的受訪者因為想改變經濟狀況才結婚來臺；因為大陸的經濟發展早於越南和印尼，大陸籍的受訪者是因為經濟因素才得以有異國婚姻，反而覺得嫁到目前這個村莊顯得比大陸娘家偏僻。所以跨國婚姻女性結婚來臺動機與母國的居住環境和經濟狀況有關聯。徐瑞霽(2006)訪談四位外籍配偶也是發現她們原居地生活困苦，對於臺灣的經濟繁榮充滿憧憬而結婚來臺。陳迪萱(2017)探討東南亞女性的認同歷程，受訪者同樣認為臺灣的生活條件比母國好。由以上相關研究發現，雖跨越的研究年代稍長，然而影響跨國婚姻的動機並未改變。

(二)跨國婚姻女性來臺動機受介紹人影響

由受訪者三位的談話中發現他們結婚來臺會因介紹人的經驗傳達而對臺灣有憧憬：

我姊姊在 921 地震以前就結婚來臺灣了，她跟我說：這裡經濟不錯，很容易賺錢，叫我去參加婚姻介紹的。(阿惠/190606)

越南籍的阿鑽也受到表姊介紹影響結婚來臺：

我是表姊介紹我來臺灣的，她說這裡的生活不錯.....(阿鑽/190606)

由以上的受訪資料可以得知，其嫁到臺灣大多是透過親戚或仲介介紹，與葉孟宗(2004)的研究相符。而本研究發現介紹人對於臺灣生活狀況或工作狀況的描述會影響跨國婚姻女性結婚來臺的動機。

二、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狀況

以下依本研究國家認同的三個概念：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和制度認同。並統整受訪者的受訪資料依序說明其國家認同狀況：

(一)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度高

由受訪者的談話中可以發現跨國婚姻女性對於臺灣的國家認同度屬於較高的程度：

我們老家很久以前是在大陸的，後來搬到印尼定居，所以我覺得臺灣也算是我的國家，而且我的外婆和嬸嬸早就移回臺灣住了。(阿惠/1900606)

我愛臺灣，這裡有我的小孩子啊!.....我沒有身分證的時候，我覺得我就是臺灣人，有身分證也一樣啦!我是臺灣人。(阿惠/190606)

如果臺灣和印尼發生戰爭，我不知道要支持哪一國耶!.....嗯.....因為我有長輩在那裡。(阿惠/1900606)

越南籍的阿鑽也表示她喜愛臺灣：

我有小孩，所以我愛臺灣。.....我是越南人，但是，是臺灣的媳婦。我很喜歡臺灣，但是我不能忘記我原來的根。所以別人問我是哪裡人，我都說：「我是越南人，但是是臺灣的媳婦。」(阿鑽/190606)

臺灣如果和越南發生戰爭，我會支持臺灣.....因為我住在臺灣啊！我這裡也有孩子啊！（阿鑽/190606）

至於問到大陸籍的阿光有關兩岸戰爭會支持哪一國，她表情很為難，並且表示：原來的家鄉也是我的家鄉.....戰爭我沒有想過，嗯.....我只顧自己的小家庭，我不喜歡政治，有時候政治都太瘋狂了！（阿光/190605）

由以上的訪談紀錄可以發現，跨國婚姻女性對於臺灣的國家認同度高，但是問及戰爭問題，因為牽涉到雙方國家居住親人的性命，所以通常會為難並且難以回答。

（二）跨國婚姻女性在族群認同方面

1、在意別人的眼光和刻板印象

由三位受訪者對外表方面的訪談問題所表達的意思，可以推測跨國婚姻女性在族群認同方面的差異性及臺灣人對於其族群認同產生的影響：

從外表別人不知道我是印尼人，要聽我說話才知道，有人聽我說話就說：喔.....你是外籍新娘喔？但是我很會說臺語，我都會騙別人我是臺灣人，我是桃園的客家人。（阿惠/190606）

我希望別人看我，就說我是臺灣人。呵呵.....（阿惠/190606）

越南籍的阿鑽如此表示：

我一開始來到臺灣，我有點...嗯...自閉，我很怕別人在說我的壞話，因為我聽不懂臺灣話，後來我會聽就不會這樣了。（阿鑽/190606）

我不喜歡別人說我是越南妹，因為越南妹好像有一點是越南店的那一種，如果別人叫我越南妹，我會很生氣，我會說：我是臺灣人的媳婦。.....我是越南人，不是越南妹.....我的祖先在越南啊！（阿鑽/190606）

研究者問大陸籍的阿光，「你會希望別人從外表將你看成哪一種人？」她這樣表示：

沒差啊！可是我不喜歡別人對我們大陸人的態度.....他們都認為我們大陸很窮，經濟不好，他們講話那種語氣我不喜歡，對我們有刻板印象，.....我都會笑笑的不理他們，但是我老公都會幫我反駁。（阿光/190605）

由上述的訪談資料可以看出跨國婚姻女性非常在意別人對於他們的刻板印象，害怕別人對他們有異樣的眼光，所以有的採取偽裝的方式，努力說臺語說自己是桃園的客家人；有的則會自己字正嚴詞的表明自己的族群身分；甚至有的是由老公來替自己辯證。

2、在族群認同方面呈現雙認同

由以下資料可以發現在族群方面，受訪者無法輕易選擇他到底認同哪一個族群，而呈現雙認同的狀況：

我很喜歡臺灣，但是我不能忘記我原來的根。所以別人問我是哪裡人，我都說：
「我是越南人，但是是臺灣的媳婦。」（阿鑽/190606）

當研究者問及：你認同哪一國時？大陸籍的受訪者如此回答？

我兩個國家都很認同啊！因為臺灣有些比大陸差，……像是大陸農民可以分田來耕種，臺灣都要自己買或跟人家租。（阿光/190605）

（三）跨國婚姻女性在文化認同方面認同度高

在文化認同方面經由訪談資料可以歸納出以下重點證明跨國婚姻女性的文化認同度高：

1、跨國婚姻女性努力學習臺灣的語言，學習方式因環境而異

受訪者不論國籍為何，均努力學習臺灣的語言以融入臺灣的在地生活：

我原本中文不好，我是來臺灣學的。我參加國小晚上舉辦的識字班，學ㄉㄉㄉ。……我學ㄉㄉㄉ是為了教自己的小孩，也是為了可以打電腦，因為鍵盤都是注音啊！……我老公也會教我中文。我的中文進步了，看和聽ok，但是寫比較不會。（阿光/190605）

我臺語也是在這裡學的。……我公公、婆婆和阿嬤都說臺語，有時候我會看八點檔，電視有國語字幕，看字幕也會學一點臺語，……我住半年就會說臺語，生活方面ok啦！（阿光/190605）

阿鑽的家人也會指導她學習國語，甚至在工作的地方屬於臺語的環境也讓她學習一些臺語：

我結婚，老公和小叔會教我ㄉㄉㄉ，還會叫我背，還考我注音，要我寫出來。我老公對我很好，會教我從電腦拼音，還會去買……有注音那種，嗯……國語日報，教我看國字。（阿鑽/190606）

我公婆都說國語，我家多數都說國語，還有啊……我去工作，種茶苗那裡有聽一些臺語，有懂一些臺語。（阿鑽/190606）

阿惠在印尼就會說臺語，學習語言的方式與上面的兩位受訪者較不同：

我臺語比較會講，講國語音不準，看得懂字，但是寫就不行了。……我都跟隔壁鄰居的阿嬤或是電視台學國語，國語才比較進步。（阿惠/190606）

由以上的訪談紀錄可以得知，跨國婚姻女性因為來臺家庭環境的不同，學習臺灣語言的

方式就會不同，有的是透過家人積極指導或是參加識字班，甚至媒體的力量也很大；此訪談結果與徐瑞囊(2006)在蘆洲市訪談的四位媽媽也努力學習中文，深怕與人無法溝通或無法教導小孩的情形是相似的。

2、在文化認同方面，跨國婚姻女性對臺灣的祭拜文化不熟悉感到困擾

經由三位受訪者的訪談紀錄發現，受訪者對於台灣的重要節日幾乎都了解習俗，唯一比較難融入的是祭拜的文化：

臺灣的拜拜實在太多了，而且規矩很多，在大陸很少拜拜，一年大概拜二、三次而已。在臺灣什麼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有在拜拜，呵呵……我實在記不起來。(阿光/190605)

說到拜拜，我都記不起來啊！都是我婆婆在準備拜拜，還要準備什麼金紙的，我都不懂，……只知道要拜，我都不知道拜的習俗。(阿鑽/190606)

拜拜都是我在拜，準備菜是我，印尼拜拜跟臺灣很像。(阿惠/190606)

從以上的資料知道如果母國祭拜方式和臺灣差距大，其實對跨國婚姻者而言是一項困擾，甚至只知道要祭拜，卻不知為何而拜，或不知該準備什麼。如果母國祭拜文化類似臺灣就能較快融入。

(四)跨國婚姻女性在制度認同方面均贊同健保制度

三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受訪者均一致認同臺灣的健保制度，認為健保制度為他們帶來許多福利，也是母國所缺乏的：

臺灣比較好的是有健保。在印尼哪有錢看病！我們那裡大家都比較信神，生病的話會去問神，神還會開草藥給我們吃。(阿惠/190606)

我老公上次突然吵不讓我回去印尼，我也偷跑去問我阿嬤家的神壇，神說我老公有點「卡到」……我們在印尼就是像這樣，生大病會去問神。(阿惠/190606)

由以上談話可以知道，醫藥費在印尼是一筆大開銷，相對地，在臺灣有健保制度，可以保障中下階級看病缺錢的遺憾。

三、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主要因素為其生育子女

由以下的訪談資料可以歸納出受訪者的下一代子女是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強烈因素，此結果與郭銘森(2005)以及楊濬瑋(2011)的結果相符：

戰爭……我沒想過，我只顧自己的小孩，不喜歡政治，因為有時候政治太瘋狂了。(阿光/190605)

我愛臺灣，因為我這裡有孩子啊！（阿惠/190606）

我因為有小孩子，所以愛臺灣。……我賺錢都是為了孩子。（阿鑽/190606）

如果越南和臺灣發生戰爭，不管戰爭對或是不對，我當然支持臺灣啊！因為我的孩子在臺灣。（阿鑽/190606）

尤其是大家所關注的身分證是否為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要素，在訪談結果發現，受訪者並不會因為是否擁有身分證而有認同上的差異：

身分證只是一張紙而已！我只要做好、作對的事就好了，身分證沒差啦！（阿鑽/190606）

有領身分證或沒領身分證沒差啦！我根本沒有很想辦，我去辦是想說可以照顧小孩方便，結果還不是一樣。（阿光/190605）

我覺得我沒身分證也是臺灣人，有身分證也是臺灣人，都沒差耶！有些人都怕給老婆辦身分證，老婆會跑出去。（阿惠/190606）

受訪者並不會因為領有身分證而有國家認同上的差異，此點發現與葉佩芸(2008)的研究結果不同，其問卷統計研究結果發現領有身分證者更能認同本地文化。然而，由以上的受訪者對話中得知，跨國婚姻女性覺得身分證只是一張證明、一張紙，不管有無臺灣的身分證都是屬於臺灣人，甚至只是為了照料小孩方便才辦理。反而本研究與陳迪萱(2017)均發現子女因素提升了婚姻的緊密度和對臺灣的認同。

伍、結論與省思

研究者透過訪談三位不同母國國籍的跨國婚姻女性，研究發現跨國婚姻女性結婚來臺的動機與母國環境有關，通常為經濟因素，而且結婚來臺的動機深受介紹人的影響，讓其對臺灣充滿憧憬。其次，跨國婚姻女性對臺灣的國家認同度高；其在族群認同方面，非常在意別人的眼光和刻板印象並且對族群的認同呈現雙認同狀態。至於，文化認同方面，跨國婚姻女性努力學習臺灣的語言，學習方式因環境而異；困擾的是，對臺灣的祭拜文化不熟悉。再者，跨國婚姻女性在制度認同方面均贊同健保制度，並且認同健保制度為其醫療帶來便利。最後，研究發現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的主要因素為其生育子女，受訪者均表示其愛臺灣或者認同臺灣都是因為他們的小孩在臺灣，他們非常喜歡自己的小孩，有無身分證對他們認同臺灣的程度都沒有影響。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受訪者均表示愛小孩、愛臺灣，並未提及在家庭裡與老公的相處或

感情狀況甚至是與其他家人的互動狀況，這種家庭敏感性問題是否會影響跨國婚姻女性對國家認同的改變，值得繼續探究。並且，是否有其他因素會影響其國家認同的變遷？更是後續研究的議題。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認同國家。臺北市：揚智文化。
- 吳乃德(1993)。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載於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市：業強。
- 夏曉鶴(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 徐瑞雲(2006)。*外籍新娘子女鄉土認同之研究：以蘆洲市某國小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 張建成(2001)。傳統與現代之間：論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認同。*九十年度原住民族教育學術論文發表暨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市：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 郭銘森(2005)。*異國婚姻對我國社會與國家認同衝擊之探討：以雲林縣臺西鄉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嘉義縣。
- 陳迪萱(2017)。*在台灣東南亞女性新住民的認同歷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朝陽科技大學，臺中市。
- 陳朝政(2002)。*臺商在兩岸的流動與認同*。國政研究報告，內政(研)091-086 號。取自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R-091-086.htm>
- 彭懷恩(2000)。*政治學 Q&A*。臺北市：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 葉佩芸(2008)。*外籍配偶國家認同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 葉孟宗(2004)。*跨國婚姻家庭之外籍配偶其政治社會化與國家認同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臺中市。
- 楊濬瑋(2011)。*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國家認同之形塑與建構-以雲林縣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彰化市。
- 謝若蘭(2006)。國／族認同與建構：平埔西拉雅族裔觀點。載於施正鋒(主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745-774。臺北市：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英文部分

- Smith, A. D. (1993). *National Identity*.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